

纪实文学丛书编辑组 编

南疆 战云密布

刘秉荣 著

法律出版社

纪实文学丛书编辑组编

南 疆 谍 影

刘 秉 荣

法 律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 080 号

南 疆 谍 影

刘秉荣

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宣武区广内登莱胡同 17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二二〇七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6.75 印张 208,000 字

1993 年 3 月第一版 199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,001-8,000

ISBN7-5036-1305-X/I·92

定价:3.90 元

目 录

△南疆谍影	(1)
一、一个逃犯的越境	(1)
二、“文革”中逃往越南的人	(3)
三、多疑的越南军警	(6)
四、越南国防部边防局的发现	(9)
五、对中国边境民族上层策反	(12)
六、“联络图”中的人	(17)
七、逆用越特	(19)
八、一个老民兵英雄儿子的叛国	(25)
九、苏联的“糖珠”	(28)
十、河内批准的行动	(32)
△中越边境情报战	(37)
一、越南公安屯长的决定	(37)
二、一支不寻常的越军	(43)
三、越军 198 师团特工	(47)
四、越南国防部重视的案件	(53)
五、中越边民的走私	(56)
六、诱捕	(59)
△弥勒情报站始末	(63)
一、尼克松访华间发生的爆炸案	(63)
二、投案自首的人	(67)
三、漂亮的傣家姑娘	(71)
四、障眼法	(75)
五、以假乱真	(78)
六、台湾的情报站长	(84)
△一个特务组织的覆没	(88)
一、神秘的瘸子	(88)
二、香港的来信	(89)
三、走私的渔民	(90)
四、阔老板	(92)
五、立二等功的人	(93)
六、香甜的梦	(95)
七、台湾“忠烈祠”里的宣誓	(96)
八、秘密联络员	(98)
九、发生在中缅边境一个小镇上的事	(100)

南疆谍影

一、一个逃犯的越境

在中国南大门的中越边境老山附近，有个马坡县，县内有个马多寨，与越南接壤。这马多寨村民的住房，有些地方，鸡下蛋，小孩尿尿都能到境外。越南当局在边界上无端燃起战火，三天两头的放炮打枪骚扰，老百姓的庄稼种不成了，乡里便在一座比较隐蔽的山洞里开了个蜡烛厂。由于战争，电源切断，蜡烛便成了双方边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。因此，蜡烛的生意不错。

蜡烛厂里有个副厂长，叫杨保福，三十五六岁年纪，个头不高，笨拉头，窝瓜脸，短腿大身子大屁股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走路时一颠一颠的。别看这人长相不济，鬼心眼儿挺多，特别会给当官的溜沟子舔屁股眼子。正因为他会吹会拍，弄了个副厂长的职务，负责产品推销和原料的购进。凭着这个差事，他今儿昆明，明儿贵阳，后儿广东，再后天北京的瞎转悠。手提皮箱里常装着大把票子，抽的烟最次的也是红塔山。按他的话说，不糟蹋共产党的钱就不是个好干部。

别看杨保福长相不济，却有“寡人之疾”，啥叫寡人之疾？就是爱玩女人。也不知他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本事，他要看中的女人，一贴乎就上手。其实也很简单。他有钱，有钱连鬼推磨都能买到，何况一些女人又爱那大票子？杨保福手中的钱自然来的不正，象偷改发票、虚报冒领、收受贿款、牵驴拉牵、走私贩毒、买空卖空、和几个头头一起私分公款，等等花招，真是应有尽有。杨保福私下对人说：“共产党里耗子多啦，趁机会快点捞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啦。”杨保福凭着接到的钱开路，在胭脂堆里闻够了香。真是神仙队里风流易，富贵场中本色难。

这一天，杨保福外出购原料。他在北京办完了事，心想：天下五大名山中的东岳泰山、西岳华山、南岳衡山、中岳嵩山我都逛了，只有北岳恒山我没去，我得去看看，以饱眼福。打定了主意，就乘车直奔恒山。这日，到了恒山脚下的浑源县城，在百货公司旁的农贸市场，他看见了一个卖土豆的女子，这女子年不过20岁，虽然衣着朴素，却别有风姿，特别惹人喜欢。大大的眼儿、弯弯的眉儿、粉团儿似的脸儿，樱

桃似的嘴儿，不笑千般风流态，一笑更是百媚生。杨保福本是色中饿鬼，花里魔王，他一见这漂亮的女子，那腿就拉不开栓了。心说：“哎呀，想不到这山野之地，还有这样漂亮的美人儿，真是好花开在深山里，好女出在百姓家。怪不得人说，到了浑源州，回家把妻休。果然这地方有绝色佳人。”杨保福想着，那一双秤钩眼，贼溜溜的在姑娘身上钩来钩去，钩了足有一袋烟的功夫。真是越看越爱，越看越喜，恨不得立刻成那好事。“怎么才能上手呢？”杨保福想着，他贼眼珠儿一转，便有了主意。他拎着皮箱，来到了姑娘面前，蹲在地上，拿起两个土豆，嘻皮笑脸地问道：“姑娘，你这土豆多少钱一斤？”

姑娘笑眯眯地答：“一角钱。”

姑娘这么一开口，音调儿又清又脆，杨保福听了，浑身的筋骨都散了。他向前凑了凑说：“这样的土豆你有多少呢？”

姑娘听他这么大的口气，当时就是一愣，说：“不……不知你要多少？”

杨保福一拍手中皮箱说：“我是专程来此购买土豆的，我们公司做粉用，需要数十万斤。”

姑娘从杨保福口音中，知道这人是南方人，近年来，常有南方人来此大批购买土豆，如今见到这么好的买主，便高兴地说：“我们村今年土豆丰收了，正愁卖不出去呢。”

杨保福赶紧问：“你们村在哪儿呀？”

姑娘说：“离这儿有三十里路，一个山凹凹里。”

一听说姑娘家住山凹凹里，杨保福更高兴了，说：“那就去你们村吧。你们村这土豆的品种好。”

姑娘说：“去倒是可以，只是我这土豆还没卖呢，挑回去……”

杨保福打断她的话：“你这土豆有多少斤？”

姑娘说：“70斤。”

杨保福掏出一张“大团结”，说：“这点土豆，就放在这里吧，算我的。”

姑娘见买主如此慷慨，说：“您住在哪儿，我把土豆给您送去吧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几十斤土豆，算不了啥，放在这里，没人拿就是我的，有人拿就算我送了人。”

姑娘见买主话到这个份儿上，不好说什么了，便

收拾了一下东西，领着杨保福离开了农贸市场，出了县城。浑源那个地方，往北和往南，都是平川，往东是丘陵，往西就进了恒山。姑娘的家就在恒山里。这里，人迹稀少。杨保福一见姑娘领他往恒山里走，心里更是高兴，一边走着，杨保福故意把身子贴近姑娘，又偷偷地伸出了鼻子，闻姑娘身上的胭脂味儿。可惜这女子没有涂抹胭脂，但是，杨保福也闻到了一股年轻女子的汗香。这青春的气息，使得他象喝醉了酒，麻麻的，晕晕的。只觉得血往脑门儿涌。两人走着，杨保福和这姑娘拉着呱。当他知道姑娘家只有母亲和一个弟弟，生活贫寒时，感叹地说：“在这个山沟里，一辈子也甭想过上好日子。”

姑娘苦笑一声说：“比起前些年学大寨时要好多了。”

杨保福看了姑娘一眼说：“如果你愿意，到我们那里去好了。我们那里山明水秀，日子可好过哩。”

姑娘说：“哪里有那么简单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这又有什么复杂的？你看，”他说着把皮包拉开，露出了几捆“大团结”，说：“我这人是热心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这些钱都可以帮助你。”

姑娘朝“大团结”看了一眼，没有言语。这时候，天阴了，又起了风。而且越往山里走，行人越少。在一座看庄稼人住过的小棚子前，杨保福停住了脚步。说：“咱们歇会儿吧。”

姑娘也确实走的累了，便随着杨保福进了棚子里。两人坐下后，杨保福从皮包里取出个杯子一指不远处山泉说：“口挺渴的，我去取些山泉水来。”说着把提包放下出了门。

他刚出门几步，姑娘追了出来，说：“同志，这钱……”

杨保福把小眼儿挤了挤，笑道：“有你看着我还不放心吗？”

姑娘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只好又回到屋中。杨保福便颠儿颠儿地去取水。功夫不大，杨保福就回来了，他手中的保温杯里还有少半缸水。他笑吟吟地对姑娘说：“喝口水吧。”他见姑娘迟疑，又说：“喝吧，我没传染病。”

姑娘见杨保福如此盛意，不好推托，便接过了杯子，几口便将水喝下。

水喝了，杨保福也不张罗走，而是同姑娘东拉西扯，约摸着过了十几分钟，姑娘只觉得头晕目眩，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。就在这姑娘迷迷登登的时候，杨保福象头恶狼一样地扑了上去，将这姑娘的衣服扒下。姑娘虽然迷昏了过去，但还有神智，她想反抗，可四肢却没有一点力气，她想喊，却喊不出来，就这样，一个黄花姑娘，被杨保福这头恶狼奸污了。

原来，杨保福在水里下了安眠药。姑娘喝下后，药性发作，便昏沉地睡去。杨保福趁此机会奸污了这姑娘。

杨保福奸污了姑娘之后，提着裤子，急急忙忙地要走，就在这时，一位植树的老汉路过这里。老汉一看杨保福手提裤子，慌慌张张，又一看窝棚里躺着位年轻女子，立时觉得眼前的事情不对，他一把将杨保福抓住，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杨保福一见这山里老汉严厉的眼神儿，挣扎着想跑，你想，他那干狼鱼子的身架儿，哪里能跑出山里老汉的手心儿？老汉见他要逃走，更不放过，三下五除二的将杨保福四马倒攥蹄地捆了起来。

杨保福因为强奸罪，被公安机关逮捕，紧接着，马多乡蜡烛厂又查出了他贪污公款数万元的罪行。两桩罪恶，加在了一起，判了18年徒刑，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。

这个劳改农场，座落在广西的六万大山之中，周围人烟很少。劳改犯的任务是砸石头。把那大青石，砸成核桃大小的碎块儿。劳改犯们都剃成光光的头，穿着浅兰色的衣服。每天早上6点，这些“光头们”，便排着队，规规矩矩地走向工地，随后，就叮叮咣咣地响起了打石头的声音。在他们每个人的面前，都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儿，打的多了，需要往大堆里倒时，便起身报告，管教员批准后，才能起身。在这里，只能干活，不准交头接耳，不准随便走动。如果要大小便，也要报告，管教员同意后，才能去。在离这劳改农场的四角约200米远的地方，有四座哨楼，哨楼盖的十分简陋，四根木棍支撑着一块洋铁板儿，既不挡风，又不遮雨，到了中午，太阳如火的时候，那层薄铁板儿被太阳一晒，这哨楼里就如蒸笼一样。就在这样的哨楼里，分别有四名武警战士站哨，看押着这些光头，采石场的石头，不从山上刨，而是从地下挖，地上到处是坑。这样一来，哨兵观察注意力要十分集中。这些执勤的武警战士，每4个小时一班岗，“光头们”午间休息了，战士们可不能休息，因为稍有疏忽，这些“光头们”就会出事儿。这些家伙们可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杨保福就在这个劳改农场里打石头。杨保福是吃喝玩乐惯了的，劳改砸石头的滋味儿，他哪能受的了？不到半个月，就觉得度日如年。晚上，杨保福躺在床上，望着屋外的星星愣神儿，心想：“他娘的，一十八年，怎么才能熬到头哇？”他脑子里想跑，心里头却打颤颤，他刚到劳改农场时，管教员严厉而又耐心地对他：“杨保福，你要在这里脱胎换骨，好好干，干好了可以减刑，要是想逃跑，哨兵子弹可不长眼！”

管教员的话还真把杨保福给吓住了。杨保福当时想，既然进来了，就熬吧，总有一天会熬出的。可他

这个决心没过半个月,就顺着屁股眼子溜了。因为这牢狱的生活,他实在受不了。砸石头的活儿,使他不几天的工夫,手上就磨出了泡。劳改农场的伙食也不好,喝的是白水、吃的是淡饭,哪里有什么当副厂长那小日子滋润。杨保福想:得跑哇,要是在这鬼地方呆上十八年,我可就白来一世了。这么着,杨保福就动了跑的念头了。这心一动,他可就处处打着跑的主意了。一来二去的,还真让他找到了个逃跑的路子。

担负这个农场看押犯人任务的,是武警部队的一个中队,这个中队里有个战士叫张小刚,从广州入的伍。入伍后分到这大深山沟里站岗。他心里别提多别扭了。在外人眼中,站岗这活儿看着很神气,没站过的,站上两次,也挺新鲜,如果真要天天站岗,还要目不转睛,可就不那么简单了。冬天,冷风象刀割,象针刺,可也不能离开一步。夏天,无论骄阳似火还是暴雨倾盆,也不能离开半步。为甚?看劳改犯不象看鸡猫狗猪,这些人大都是亡命之徒,专政对象,要是让他们跑了,可不得了,轻者社会上多了流窜分子,重者又造成新的流血事件。所以,站岗的哨兵责任很重。劳改犯们私下讲:一天24小时,你只要有10分钟打盹的工夫,就够我们用的了。只要往密林里一跑,再往深山一钻,你就有一个师的兵力,也甭想抓到。

张小刚入伍来到这个中队后,对于站岗的重要性,指导员和中队长可没少讲。而他却是左耳进,右耳出,象没听到一样。心里还说:你们甭拣好听的说,在这大山里站岗,你们心里也不乐意。

这天中午12点,张小刚接了班儿,这时候,正是盛夏酷暑之际,一轮骄阳似火,哨楼上的一层薄薄的铁皮,被太阳烤的象火烧的一般,扣在了他的头上。四周静静的,花草树木的叶儿,全都在骄阳下垂下了头。只有那山谷里,升腾着一层暑气。张小刚只觉得喘不过气来。闷热的天气,使他心里更加烦。张小刚想:倒了霉啦,入伍到武警,满以为能分配到边防检查站,跟外国人打交道,那有多神气,没成想到这里看光头。站在这楼子里,不能看书,不能看报,不能走动,不能坐着。夏日日晒雨淋,冬天寒风刺骨。这样的日子,要过上3年。3年,何时才能熬到头哇?张小刚想着,懒洋洋地朝那些“光头们”望了望,这个时候,“光头们”都午睡了,从那棚子里传来了粗细的鼾声。听到这鼾声,张小刚肚里那气更足了,他愤愤地骂道:“奶奶,你们睡觉,倒要老子站岗,老子也要睡。”他这样想着,便把枪靠在了一边儿。坐在了哨楼的一块木墩上。闭上了眼睛。张小刚闭上眼睛后,忽然觉得自己飘忽忽地来到了一个去处,这个去处到处是高楼大厦,十分的繁华,仔细一瞅,原来是广州

市街头。一见是广州,张小刚高兴了,便在街上慢慢地走着。天气很热,热得他心如火烧。一抬眼,他看见一处冷饮店,一见这冷饮店,张小刚更是高兴了,更觉得嗓子眼儿在冒烟儿,恨不得马上把豆冰吃到嘴里。当即,他急火火地推开了冷饮店的门,走了进去。刚进门,只见迎面来了个人,这人是谁?是他的邻居,入伍前,张小刚跟他打过架、动过手,而今,两人相见了。那人突然举起了拳头,朝张小刚的头上狠狠地打来。张小刚只觉得头痛欲裂,眼前金花一冒,哎呀地喊了一声,睁开了双眼,就在他睁开双眼的瞬间,张小刚看到了一个“光头”,正抡着砸石头的锤子向他打来,刚才的疼痛就是这“光头”打的。他刚要呼喊,那锤子已经落在了他的头上,张小刚只觉得头象炸开一样的疼痛,而后倒在了地上,不省人事。

砸倒张小刚的光头,正是杨保福。杨保福自从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之后,便仔细地留心逃跑之机,寻找去,他看到了张小刚这兵是个“雏儿”,便在张小刚身上打开了主意,果然让他得了手。他这一锤子,把张小刚砸晕了。

杨保福从劳改场逃了出来,一口气跑进了深山老林。他在深山老林转了半个多月,渴了喝山泉水,饿了吃野果子,好歹总算逃到了家乡县境。

二、“文革”中逃往 越南的人

杨保福不敢回家,而是在马多寨后山上蹲了一天。到了第二天夜深人静之时,他才悄悄地下了山,他没敢进马多寨,而是到了另一个寨子,这个寨名叫杨柳寨。他有个当家的弟弟就住在这寨子里,这人姓杨名小龙。杨柳寨寨子不大,三十几户人家,都是苗族,住得零零散散。杨保福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摸到了杨小龙住屋前,在窗前停住了脚,轻轻地敲了敲窗户。屋里边有人答话:“谁呀?”

杨保福压低了嗓门儿说:“小龙,是我,我是保福。”

屋里人听杨保福这么一说,不再问了,过了一会,出来个人开了门。门一开,杨保福便闪身进了屋。那人把油灯点着,吃惊地打量着杨保福那光头兰衣和满脸青灰色,问道:“保福,你怎么到了这里?”

杨保福回手关上了门,喘了几口长气说:“小龙,先给我弄口吃的吧,我快饿死了。”

这个开门的人就是杨小龙。杨小龙30岁出头,家里还有个媳妇,一个4岁的孩子。两口子包了几亩水田,除了种田,杨小龙还开了个小铺,卖点针头线脑,弄几个零花钱。按理说杨小龙的日子应该不错,

可他偏有个爱要钱的毛病。有一次，杨小龙输急了，没了辙，半夜三更的撬开了乡供销社的门去偷，头一回真得了手，偷了700元，谁知，第二天晚上就输了进去。输没了，他又去偷，这下子被人抓住了，捆在了供销社院内的一棵树上，被猴揍了一顿。照理说杨小龙犯了盗窃罪，应当送司法部门，依法论处。可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，一些干部法制观念很薄，哪里想到什么法？杨小龙被打了一顿后，供销社的头头要他交出头一次偷的钱，不然就打断双腿，交了钱就放了他。

杨小龙自然没钱，他媳妇便哭哭啼啼地找到了杨保福。杨保福当副厂长，路子宽，手头也有钱，杨小龙同他又是当家的兄弟关系，加之小龙媳妇又哭天抹泪的。他痛痛快快地答应了。当天，他来到了杨小龙家，坐在了杨小龙媳妇的床边，看着她那鼓鼓的奶子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弟妹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是救命的钱，就是大哥我拉下饥荒，也要把小龙救出来。”说着，从衣袋里取出700元钱，往杨小龙媳妇手里一塞，趁势把这女人的手攥住。杨小龙媳妇并没把手抽回来，杨保福胆大了，他笑嘻嘻地说：“你这手怎么这么白呢？”

杨小龙媳妇也是个水性杨花之人，外号“鲫鱼儿鱼”。意思是说她象刚出水的鲫鱼儿鱼那么欢实。这会儿，杨保福的话音儿刚落，鲫鱼儿鱼朝杨保福来了个飞眼儿，又趁势往杨保福怀里一靠，撒娇地说：“你喜欢吗？你喜欢就交给你，让你看个够。”

鲫鱼儿鱼这几句话，真说的杨保福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他捧过鲫鱼儿鱼的手就吻了起来，临了，杨保福又给了鲫鱼儿鱼50元钱。

靠着杨保福的700元钱，杨小龙的双腿没断。杨保福救了杨小龙，杨小龙自然对杨保福很是感激了。鲫鱼儿鱼呢，因为同杨保福有那么点露水关系，也是几日不见如隔三秋。

杨保福进了屋之后，急忙忙地向杨小龙要吃的。这时候，鲫鱼儿鱼出来了，她敞着怀，两个大奶子露着，听说杨保福喊饿，也顾不上和他说话，赶紧端来一碗剩大米饭，捞了几个咸辣椒。

杨保福狼吞虎咽之后，又喝了一大碗凉开水，肚子里有了食了，精神劲儿也上来了，便把如何逃走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杨小龙听了，说：“大哥，下一步你打算咋办呢？”

杨保福说：“在国内我是呆不住了，我得跑出去。”

鲫鱼儿鱼赶紧问：“跑到哪儿呢？”

没容杨保福说话，杨小龙说：“到缅甸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到越南，缅甸那地方不保靠，要让缅甸人民军碰到，说不定就给送回来。”只要送回，是非挨枪崩不可。”

杨小龙点头说：“走吧，在这地方，凶多吉少。”

杨保福他皱了皱眉头问：“我离开这边界快半年了，不知通往越南的路是不是都封住了。”

杨小龙说：“大路自然不通了，有些小路还能过去。猛洞后山有条小路，没有封。”

杨保福发愁地说：“那条路我不认识。”

鲫鱼儿鱼说：“小龙，你去送送保福吧。”

杨小龙在地上走了两圈说：“好吧，我带你出去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咱们今晚就走吧。”

杨小龙说：“怎么着你也得歇会儿呀。”

鲫鱼儿鱼也说：“到家里了你还怕啥？他们找不到你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到了这里，是到了家里一样，可不知怎的，这心里老是扑通，屁股后头也总象他妈的跟着个鬼似的。”

杨小龙说：“你就在我这儿放心地歇上两天吧，回头我带你出去。要是出去了，你就不好再回了。”

鲫鱼儿鱼听说杨保福出去就不好再回的话，心里还挺不好受。她又到缸里掬了半瓢水，还抓了半把糖放在了水里。端给了杨保福说：“再喝点水吧。”

杨保福的肚子刚才已经灌满了，不想再喝，可他看见了鲫鱼儿鱼的一双眼神儿，接过了瓢，喝了。

这时候，杨小龙又说：“保福，难道你不再看看袁朝英啦？”

杨小龙说完，杨保福叹了口气，没有答话。这袁朝英是什么人？袁朝英是杨保福的未婚妻，廿六岁。模样儿还挺漂亮。杨保福比袁朝英大近十岁。袁朝英怎么看上了杨保福呢？说来也是王八看绿豆——对了眼啦。袁朝英的家在勐洞寨，也属马多寨管辖。袁朝英的妈早死了，只有个醉鬼爹。也不管她，一天到晚，就知道喝酒。只要有酒，就有了命啦。没了酒，就摔桌子打板凳，骂爹骂娘。袁朝英恨自己生不逢时，落在这穷山薄地。这又有什么法子呢？后来，她发现了自己的脸蛋儿还有用处，尤其是在那些贱男人面前，这脸蛋儿更是通行证。果然，凭着她那小脸蛋儿，进了乡里的蜡烛厂，虽然厂子不大吧，可毕竟是个厂啊。在蜡烛厂，她和杨保福勾搭上了。杨保福需要的是笑，袁朝英需要的是钱。杨保福有钱，袁朝英有笑，二人一拍即合。在别人眼中，杨保福长得三分象人，七分象鬼。袁朝英看他却挺顺眼。两人从认识到相爱，也不过就半年多的时间，可感情的发展却很神速。有一天，杨保福出差回来，脚步未停，就骑车来到了勐洞寨，直奔袁朝英的家。一进门，看见屋里只有

老醉鬼一人在家，不见袁朝英的影子，杨保福进了屋，把两瓶五粮液放到老醉鬼面前，老醉鬼一见酒，那眉眼儿立时就开了，杨保福问：“朝英呢？”

老醉鬼说：“到供销社去了，听说供销社来了什么慈禧抹脸用的粉。她去买了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慈禧是个老死鬼，她的粉有什么好？”

老醉鬼说：“慈禧是皇上啊。皇上用的还能次吗？”

杨保福笑笑说：“皇上怎么着，她还不如你哩，你如今穿塑料凉鞋，她穿过吗？”

老醉鬼不再争了，他打开了一瓶五粮液，就喝了起来，老醉鬼喝着，袁朝英来了，她一见杨保福，立即笑着说：“你啥时候回来的？”

杨保福说：“刚来。”

袁朝英拿出一瓶奥琪抗皱美容霜，说：“听说这是慈禧太后用过的。”

杨保福一撇嘴说：“别胡拉六扯了，什么慈禧太后用过的，都是假的，我这次出去，给你带来了一件好礼物。”说着拿出一个化妆包。

这个化妆包十分精致，是国外进口的，袁朝英一见，欢喜的爱不释手。杨保福又把一盒口红，十瓶包装精制的香水递给袁朝英说：“这口红可好哩，是泰国的变色口红。这香水是法国的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

袁朝英笑笑说：“只要你的东西，我都喜欢。”说着拿出口红，对着镜子涂起来。

这时候，杨保福看着袁朝英那粉嫩的脖颈，忍不住在她的脖子上亲了一口。这一口下去之后，袁朝英不但没变脸，反而转过脸，抱着杨保福就亲起来。两个人紧紧地抱着，老醉鬼斜过眼来看了看他俩，又低下头喝酒，象没有看见似的。

这天，杨保福塞给袁朝英50元钱，打这以后，杨保福和袁朝英两人差不多天天要见一次面，亲热的跟火炭儿似的。邻里们也都知道他俩相好。开始，杨保福还是白天去晚上走，后来去的多了，干脆就住在了袁朝英家。寨子里的人知道了，也没人去管。因为杨保福手中有钱有权，又和乡里头面人物都熟，谁去找那不肃静？因此，杨保福与袁朝英明着没结婚，暗里已成了夫妻，后来就有了个小女孩儿，小孩不到两岁的时候，杨保福就进了监狱。还没等袁朝英去探监，杨保福就跑了出来。

杨小龙两口子提起了袁朝英，杨保福叹了口气后，又摇摇头说：“现在顾命要紧，顾不上看她了，我到越南后，你们得空告诉她，就说我逃出来了。待我到了境外站住脚后，一定来接她过去。”

杨小龙听杨保福这么一说，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

当下，杨保福便在杨小龙家里住了下来，休息了两天之后，在一个下大雨的夜晚，杨小龙领着杨保福，从一条长满着荆棘的小路，到了越南境内。杨保福是边界长大的，懂得越南人的语言，虽然路上遇到了几个越南士兵的盘查，杨保福说是支前的民工，就顺利地过去了。在越南的境内，杨保福整整的走了一个星期，到了宣光省山阳县的江树村。杨保福为甚来到了这里？原来，他有个义父，叫冯小才，这人原是马城县猛洞人，后到了越南。冯小才怎么成了杨保福的干爹呢？这里有段原委。杨保福的爹一共哥儿6个，结果，哥6个只生了他这么一根独苗儿。真是放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上怕摔了。杨保福3岁那年，寨子里来了个算卦的瞎子。都说这瞎子算得卦特别灵，是个活神仙。他爹就抱着杨保福，求瞎子算算什么时候“交运”。原来，“子平术”中有一种说法，交运早的孩子扎根儿早，就不至于死了。比如说1岁交运，那就是说，这孩子只要过了1岁，就不容易死了。如果7岁交运，那就要过了7岁，才算阳世间的人。瞎子给杨保福一算，说他8岁交运。就是说，杨保福得到了8岁，才算阳世间的人。这8岁以内，随时都可以死去。瞎子这么一说，他爹急了，忙问怎么办。瞎子说：“要让这孩子保活，只有一条道，认个金命全合人做干爹。”

所谓全合人，就是这人的爹妈兄弟妻儿老小都有。杨保福的爹不敢大意，忙四下打听，后来，打听到冯小才最合适。冯小才是金命，当时只有十八岁。刚结婚，有个孩子，是理想中干爹。当下，杨保福的爹便备了份厚礼，带着杨保福去认冯小才的干爹。冯小才开始还不同意，为啥呢？这里也有说道。据说这人要认了干儿，这干儿就占去他命中一子。比如这人命中有两子，他要再认个干儿，他这亲生儿子中就要早亡一个，有这种利害关系，所以，一般的不敢认干儿。冯小才开始不干，架不住杨保福的爹妈苦求，又托人又送礼的。冯小才见杨保福的爹一番盛意，不好再推，只得点头答应。这样，便认下了杨保福为干儿。两下里认了亲之后，走动的也挺亲密。逢年过节的，杨保福总要备些礼物去看望。文化大革命中清队时，冯小才因为得罪了支农的解放军，加之他有亲戚在台湾，专政队就把他关了起来，说他是台湾的特务。可怜他一个种田的人，哪里懂得什么叫特务。而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，就是浑身是嘴，也难以分辩。专政队见他说的与所需要的不一样，反复打他。冯小才实在忍受不了，便在一个风雨之夜，逃出了国境，到了北越，后又到南越。再后来，就在宣光省山阳县的江树村居住下来。杨保福怎么知道了冯小才的地址呢？前些年，越南当局驱赶华侨时，杨保福从一位被驱赶到国内的难民口中，得知到冯小才的地址，也算他是有心人

吧,当即便记了下来,不过,这都是几年前的话了,究竟冯小才还在不在江树村,杨保福也不知道,他投奔冯小才,纯粹是撞运。

杨保福的大运还真撞着了。他找到了冯小才。冯小才做什么呢?原来,他有缝破鞋的手艺,在村口摆了个破鞋摊儿缝破鞋。同时,还种了点兔子不拉屎的山地,好歹的混日子。杨保福进村时,正要打听冯小才的住处,一眼就在破鞋摊上认出了冯小才,便高兴地喊了声:“干爹!”

冯小才听到有人喊他,抬头一瞅,见是杨保福,当时就是一愣,没有说话,左右看了看,见没人注意,便收拾了一下摊子,拉着杨保福进了一间草屋。进屋之后,杨保福上下打量了一眼,但见这屋里破破烂烂。一见这情形,准知道这日子够艰难的。草屋分为里外间。在里间屋,有个半老的烂眼子女人正在拣菜,几根发黄的菜叶也舍不得扔。冯小才对那女人喊道:“你出来一下。”

那女人停下手里的活儿,来到了外屋,冯小才指着那女人说:“这是你干娘。”

杨保福恭恭敬敬地喊了声“干娘。”

冯小才又对那女人说:“这是我的干儿子,叫杨保福。”

那女人见说,笑着冲杨保福点了点头。当下,冯小才拉了个小竹凳儿,杨保福坐下后,冯小才说:“保福,你怎么到了这里?”

杨保福一声长叹,就把自己如何进监狱,又如何逃了出来,如何打听得这个地址的情况说了一遍。说到进监狱的缘由时,杨保福没说自己强奸贪污的事,只说钱丢了,遭人暗算,含冤负屈,进了大狱。杨保福说完,冯小才捧着竹烟筒吸了几口水烟说:“保福,到了越南你有什么打算呢?”

杨保福说:“打算在干爹身边伺候干爹。”

杨保福说完,冯小才半天没言语,又闷着头吸烟。这时候,杨保福看出来了,冯小才不开口,一定是有了难处。便说道:“干爹,你老要有为难之处,就告诉我,我住两天就走。”

冯小才一声长叹,说:“你干爹自来这里,十多年了,没有见到过家乡的亲人。如今你来了,我很高兴。这些年,你干爹日子过的也不易。政府赶侨民的时候,因为你干妈是当地人,他兄弟在地方上还管点事,才没被赶走。”冯小才停了下又说:“自从边界上打起仗后,政府对来往的人盘查的很严,凡是来历不明的人,一经发现,便投入监狱。只怕这些人是中国的特务。所以,刚才我看到你,赶紧把你拉到屋里,要是被警察知道了,就倒了霉了。”

冯小才说到这里,杨保福锁着眉头不言语了。冯

小才见杨保福锁着眉头,便说:“保福,你也别愁,我看你就先呆在我这里,改名冯小保,回头叫你干妈的弟弟想法儿上个户口。”

杨保福一听此话,“扑通”一下就给冯小才两口子跪下了。这么着,杨保福就在冯小才处留了下来,帮着冯小才两口子做些杂活,种些田。

三、多疑的越南军警

越南当局穷兵黩武,在中越边界挑起无端战火,又出兵侵略柬埔寨,直搞得国内民怨沸腾,危机四伏。那越南当局,为了应付战争,做出了规定,凡是在册的青壮年,都有征兵服役出公差勤务的义务。

这天,江树村村长来到了冯小才家,进门就说:“小才呀,你的义子冯小保要出趟勤务。”

冯小才将村长让到屋里,递过烟,说:“出什么勤务呢?”

村长接过烟,吸着后说:“到巴美挖公路,是军差,按人头摊派的。你要不去呢,出钱也行。”

冯小才是一个穷鞋匠,自然出不起支差的钱。便说:“那就让他去吧,啥时候动身呢?”

村长说:“收拾一下,明晨8点钟就走。”

第二天,杨保福就跟着村上的青壮年,一起来到了巴美。越南那地方,地处热带和亚热带,终年下雨,气温潮湿,特别是越北,又多系大山,在山中修路,本来就是苦差事,而民工的伙食费又多被当官的贪污,伙食很差,得了病也不能治疗。在这里,杨保福可算是受了点好罪。累得他真想大哭一场。他肩头被扁担磨破了,化了脓,扁担往上一沾,就钻心般疼痛。稍慢一些,就挨监工的打。杨保福想跑,可每天都有兵守着,跑不了。有一天,有两个民工受不了啦,暗地里逃跑,结果被抓了回来,硬把双腿打断了。杨保福知道这是杀鸡给猴看。他心里气愤愤地骂道:“×你奶奶,比中国的劳改农场还苦十分。”

杨保福在巴美挖公路干了半年,好歹总算完了工。到了此时,他真觉得同遇到大赦一般,心中好不欢喜,思量着该回江树村了。这天,他正收拾东西,做回去的准备,一个工头把民工们都集合起来,干什么呢?公路的指挥部来人了,要从这些民兵里挑些兵,到前方去打仗。那个工头将民工们集合好后,一个个地按册点名检查。检查到杨保福跟前时,那工头打量他一阵问道:“哪个村的?”

杨保福赶紧说:“江树村的。”

那工头斜了他一眼,自言自语地说:“江树村的,这口音不对。”接着问道,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杨保福赶紧回答:“冯小保。”

工头又问：“你爹叫什么？”

杨保福答：“冯小才。”

工头没有再问，而是冷笑一声说：“冯小才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个儿子？”

这工夫，一个持枪的军官走了过来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工头转身对军官说：“这小子说是江树村的，我姥姥就是江树村的。江树村的人烧成灰也瞒不过我的眼睛。冯小才什么时候冒出这么个儿子。他这口音也不对，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个野种。我看一定是中国特务。”

那军官听了，没有说话，而是倒背着手，围着杨保福转了一圈儿，出手就是一个脖子拐。接着便是左右开弓两个嘴巴。直打得杨保福两眼冒金花，顺着嘴角流血。在地上转了三圈儿，才稳住了脚。而后，那军官挑着眉毛，问道：“你倒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杨保福这工夫被打懵了，捂着嘴巴说：“我，我叫杨……冯小保。”

“啪！”又是一个耳光上来，接着又是一脚，打得杨保福扑通一下倒在地上。这时，又过来了一个留小胡子的军官，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那军官见到小胡子，“叭”地立正敬礼，而后报告了情况。小胡子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这小子八成是个中国特务，带去审查。”

小胡子说着，一扬手，过来了几个兵，把杨保福捆了起来，随后，象扔猪一样，扔到了一辆卡车上。

杨保福被拉到了一个地方，他一瞅，就知道是公安部门。在一间房子里，杨保福坐在了一个固定在地上的凳子上。一个矮胖的警官审问了他。事到了这个份上，杨保福心说：“我无论如何不能松口，一松口就成了中国特务。”心里主意打定，嘴上便咬定自己是江树村的，是冯小才的义子。胖警官见他不改口，没有再问，而是按了下桌角的电铃。工夫不大，有两名警察抬着个大汽油桶进来，将汽油桶往地上一放，站在了两边，这时候，胖警官冲杨保福嘿嘿一笑说：“你到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杨保福朝那汽油桶望了一眼，也看不出个眉目来，弄不清这桶里装的是甚？听见胖警官问话，便嘟囔地回答，说：“我，我是冯小保。”

还没等杨保福的话音落地，胖警官便对两名警察说：“把他扔进去。”

胖警官说完，那两个警察立即过来，把杨保福按在地上，三下两下的便把杨保福的衣服扒光。而后，捆起了胳膊，将杨保福抬起，扔进了汽油桶里。杨保福一进这桶里，可是吓坏了，你道怎的？原来这桶内有半桶旱蚂蟥，那些蚂蟥，密密麻麻地爬满了桶壁。

象是无数蛆虫再爬。大概这些蚂蟥许久没有闻到肉味儿了，杨保福刚被扔进桶内，那些蚂蟥便立刻粘在了他的肉上，有的还往鼻孔，眼里，耳朵里，屁眼里钻，他想赶，可胳膊被捆着。这些蚂蟥一钻，杨保福受不了啦，疼的大声喊道：“我说！我说！”他这么一张嘴，有几个蚂蟥立刻钻到了他的嘴里。他只好咬死，有两个没有咬着的，滚进了他的肚内。杨保福又杀猪似的哭喊道：“我说！我说！”

杨保福这么一喊，胖警官这才抬了下手，那两名警察走到桶边，将杨保福从桶里拉了出来。这时候，杨保福浑身都叮满了蚂蟥，有好多已钻进了他的肉内，尾巴还在外边晃动着。警察把他那捆着的双手解开，杨保福一边拍打着蚂蟥，一边哭着说了自己是逃犯的经过。那警官听了，似信非信。当天，杨保福便被投入了监狱，关进了号房。

有人问：杨保福交待的不都是实话吗？那越南警察为何不信呢？原来，越南的军官和警官，自发现了杨保福后，一直认为他是中国的特工人员，虽然他交待的都是实话，越南军警两方，还是对他十分的怀疑。

杨保福被投入监狱后，他这么一瞅，这个监狱，又脏又乱又潮湿。墙壁上的泥土掉光了，长满了绿茸茸的台藓。他被关的这间号房很小，也很矮。可里边却关了八个人，要是全躺着，必须身子靠身子才行。号房门口有个马桶，号房里的犯人的尿尿都装在里面，这尿尿使得号房内臭气冲天。杨保福踏进这号房，一股臭气，直钻脑门儿，差点儿没把他呛倒在地。他进了号房，还没等他坐下，号房里那几名老犯儿，立即围了上来，乒乒乓乓地揍了他一顿，直打得他鼻青眼斜。这时候，一个大胡子的老犯儿问他：“服不服？”

杨保福赶紧哼哼唧唧地说：“服，服。”

原来这是见面礼，任何进监狱的人，都要挨这一顿揍。杨保福挨完揍之后，大胡子指着靠近马桶的位置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地方。”

杨保福不敢说什么了，只好靠在了桶旁。他也没有行李，便在那位置上平躺着。紧靠着他的老犯儿，是个生疥的，由于怕传染，谁也不愿挨他，杨保福也不想挨他，可不挨不行，这个位置是大胡子指定的，他不敢违抗，只好咬牙闭眼的忍着。半夜的时候，那生疥人身上的疥虫出来活动了，那老犯儿咋咋地挠，痒得头直往墙上撞，他这动静，同号的人都已习惯，杨保福却没经过，直闹得他一夜没睡。

监狱里的伙食很坏，犯人们都吃不饱。杨保福进监狱头3天的饭，都被同号老犯分了。杨保福不敢怒不敢言。那大胡子老犯对他说：“知道吗？这是规矩，

我们进来时也都这样，你呢？是个穷鬼，更要如此。”

这种规矩，是监狱里犯人自定的，如果有钱的犯人，进来之后，给老犯人“进些贡”，就免去了这般苦楚，杨保福哪里去弄这些钱？自然要吃这些苦了。杨保福熬了3天，熬的都前心贴了后心，才吃到了饭。可是，半个月之后，他身上也长了疥。一到半夜时分，疥虫活动的时候，直痒得杨保福抓耳挠腮，六神无主。得了这病，监狱里也不给治。这天，杨保福痒的实在受不了啦，哭喊道：“奶奶的，你们杀了我吧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还不如在中国劳改农场打石头。”

他正哭喊，一个管犯人的警察走来，拿电警棍出溜了他一阵。出溜的他浑身哆嗦。嘴唇都青了，那警察才算罢手。警察走后，杨保福看着自己脚脖子烂的红红的，露出了骨头，泪珠子不由得叭哒叭哒地往下掉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杨保福真是欲生不得，欲死不能啊。

就这么着，又过了3个多月。这时候的杨保福，已经瘦得皮儿包了骨，浑身的肉都剔出来还不如一条狗重。那一双眼睛，骨碌碌的象灯笼。他的心也横了，是死是活由命吧。

这一天，杨保福正头靠着墙，两眼直直地数墙上的钉子眼儿。忽然，号房门开了，进来个警察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！起来！”

杨保福木愣愣地站了起来，那警察说：“跟我走。”

杨保福跟着这个警察，来到了审讯室内，审讯室内坐着个50来岁的胖子。那胖子让杨保福坐在他的对面，仔仔细细地看了他一阵，接着，又看了看手中的一张纸。看罢纸又看杨保福，就这么着来回地看了足有10分钟。这才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杨保福答：“杨保福。”

又问：“为什么关到这里？”

杨保福只好又从头到尾地把经过说了一遍。

胖子没有再问，这工夫，过来了个人，举着架照像机，对准了杨保福，前前后后地照了一遍。照完之后，又过来一个穿毛呢子服的军官，只是没有领章。杨保福看了看，这军官30出头，是个什么官儿，也看不出来。那军官把一叠纸和一支笔放到杨保福的面前，说：“把你的简历，家庭情况，社会关系，如何到了我们越南的情况都写一遍。”

杨保福也不知做什么用，好在外边比号房舒服，便按照那军官的要求写了起来。杨保福整整地写了一天才写好。那军官粗粗地看了看，便收了起来，杨保福又被送进了号房。

几天之后，杨保福又被带到了审讯室。那个胖子和30出头的军官都在。胖子见了他，笑着说：“杨保

福，恭喜你了。”

杨保福一听这话，登时就吓了一身汗。因为在旧中国，犯人临枪毙的时候，看号房的管教都对犯人说恭喜。如今，胖子一说恭喜他，杨保福自然害怕了。可又一转念，反正活着也是受罪，到不如死了净心，这么一合计，杨保福心里反倒坦然了。他正胡思乱想着，过来两名警察，把他带出了监狱的大门。出了大门，杨保福一瞅，见大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。一个警察把车门打开，另一名警察对他说：“快上车。”杨保福迷迷登登地上了车。两名警察和那30出头的军官也上了车。关了车门后，那军官把车上的一套军衣取出，让杨保福换下。杨保福也不知这是做甚，心想：“大概是看我快死了，给我换身新衣服。”想着，就把衣服换好了。杨保福把衣服换好后，两个警察下了车。军官一挥手，司机就发动了车，油门一踩便开走了。

吉普车在路上行了约摸一个多小时，在一个村子口停了下来。下车之后，那军官将杨保福带到了一栋很整齐的房子前，门前有两个兵站岗。那兵见了这军官，立正行礼。军官还罢礼，便走了进去。杨保福迟疑了一下，也跟了进去。进去之后，是个挺宽敞的院子，穿过林荫小道，进入了另一座房子。在客厅里，那军官让杨保福停了下来，杨保福看了看这客厅。虽然谈不上很阔绰，摆设却也不错。挺雅致的。杨保福想：“把我带到这里做什么呢？是枪毙吗？不象。”忽然间，杨保福又害怕了，他想起自己曾看过一本书，书名叫什么他忘了，书里说日本人为了研究霍乱等等细菌，把抓到的中国人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，给好吃喝，把人养肥胖后，再往他身上注射细菌。用活人做试验。莫不是这些越南人也要把自己当试验品么？这么一想，他心里又打开了颤。就在这当儿，客厅里的门开了，从会客室里走出个人来，杨保福一瞅，这人有30多岁，个头不高，笨拉头窝瓜眼，黑黑的面皮儿，矮短身材。穿着一身越南军官穿的草绿呢子服。那军官要杨保福坐下，而后拿出一张照片，笑吟吟地说：“你认识这个人吗？”

杨保福接过了照片一瞅，见这照片的人也有30多岁，越南军人打扮。又仔细一看那眉眼儿，禁不住喊道：“这不是我的好友乔国华么？哎呀，他可比以前富态了，他，他在哪里？”

那笨拉头军官慢悠悠地吸了一口烟说：“他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。”

杨保福颤颤兢兢地说：“我，我能见到他吗？”

那笨拉头军官说：“你不用见他，他另有任务走了。走之前，他推荐了你，知道吗？如果不是他的推荐，你关在我们监狱里，要一直关到死。”

杨保福眨巴着眼,也不敢多问了。

乔国华是怎样一个人呢?他怎样推荐了杨保福呢?乔国华原是马坡县麻多乡的一个小学教师,因为奸污学生被派出所抓了起来,正准备往公安局送的时候,他把派出所的所长打死了,而后逃跑到了越南,正好越南边防部门训练特务,乔国华有个亲戚在越南边防局干文墨差事,经他保荐,乔国华当了一名越特。这都是四年前的话了。乔国华经过了一段训练之后,被越南国防部边防司令部任命为荒草坡联络站站长。这个荒草坡联络站,位于靠近中国的马坡县。任务是策反中国境内的各种人物;刺探各种情报;往中国境内派遣特务。乔国华经过了三年的努力,在马坡县及其周围发展了几十名特务。乔国华这么猖狂地进行特务活动,能不引起我们公安机关的重视吗?一个月前,乔国华入境策反我们的边民,被巡逻的武警战士打伤后逃跑。跑到了越境,由于伤势过重,几天后就死了。还在乔国华死之前,他从用钱买到的中国公安部的通缉令上,看到了杨保福被通缉的情况,后来,又从境内他发展的特务口中,得知杨保福到了越南。他估计杨保福一定被关在了监狱里,便向越南边防局提出查找杨保福,要用杨保福做为自己的助手,乔国华向他的上级保荐,说杨保福的才能胜他十倍。乔国华是越南边防局信得过的人,他的话当然相信了,当下,便在监狱里查找,查来查去,好不容易才把杨保福查到,还没容他同乔国华见面,乔国华就玩儿完啦。乔国华在临咽气时还说:“能接我的班的,只有杨保福,我在中国境内发展的这些特务,大都是杨保福的好友亲朋,他在这些人当中,威望很高。只有他能挑此重任。”

乔国华死后,越南人经过各方面考证,确认杨保福无疑外,就把他从监狱里提了出来。又秘密地带到了这里。

那军官把乔国华的照片让杨保福看过后,听了杨保福的回答,又问他:“你会不会打枪啊?”

杨保福答:“可以学呀。”

那军官又问:“如果叫你到前方打仗,你敢不敢去呀。”

杨保福一拍胸膛说:“仗我没打过。不过要让我去,我还是敢去的。”

那军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:“从现在起,你就接替乔国华的工作,乔国华是我们越南人的好朋友,为我们越南的事业做出了贡献,希望你象乔国华一样,把工作干好。”

杨保福象打包票似的说:“只要你们信的过我,这100多斤都交给你们了。”说着,身上的疥疮痒了起来。杨保福便伸出长着黑指甲的手去挠。那军官对

身边的一个人说:“他有疥疮,给他治好病,体力恢复一下再工作。”

四、越南国防部边防局的发现

这么着,杨保福便被送到了河内附近的一家疗养院,在这疗养院里,杨保福接受了一个月的治疗。治好了疥疮。养得白胖胖的。这个地方,不光吃的好,还有女护士细致的照顾。俗话说,饱暖思淫念,饥寒起盗心。杨保福养足了精神儿,就生了那邪念。可他还不该,也只能往女护理人员身上多看几眼,解解眼馋。谁知好景不长,一个月后的一天,杨保福又被带到了另个地方。这里,房间很大,摆着藤椅,茶几。杨保福看了看,都是军官打扮,最大的不过40岁。小的也有二十七八。杨保福进去后,带他来这里的军官向屋里人介绍说:“这位就是反共英雄杨保福,他打死了中国的武警,奔向了光明的越南,成为我们越南的好朋友。”

那个军官说完了,屋里人都同杨保福握手。那军官又将屋中人一一地向杨保福做了介绍。军官一共4名,阮文立、谢文茹、黎文清、袁文竹。杨保福从这几个人的军衔上,看出谢文茹官儿最大。果然,那军官介绍完之后,谢文茹说话了,他握了握杨保福的手说:“保福同志,你如今是荒草坡站的同志了,我,还有阮、黎、袁都是荒草坡站的成员。老黎是翻译。往后,我们要一起工作了。越共和政府对你很信任,所以,把你放在了这么重要的岗位,从今天起,你就要接替乔国华的工作了。乔国华工作的很出色,相信你会比他工作的更好。”

谢文茹说完了,杨保福立即回答说:“越共和政府这样信任我,我一定很好地完成任务。我对中共,是有刻骨仇恨的。我要与他们势不两立。从现在起,我生虽不是越南人,死要做越南鬼。”说着,一下咬破了手指,在一张纸上写下了“愿做越南狗,不做中国人”几个字。

谢文茹高兴地拍着杨保福的肩头说:“杨同志的决心很好。有了这决心,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。”

杨保福说:“可我不知怎么干那。”

谢文茹说:“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,在越共的支持下,乔国华同志成立了中国马列主义小组,乔国华是组长。组员多分布在中国境内,现在,把组织领导工作的任务交给你。由你接替乔国华来完成这个任务。发展成员,扩大组织,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爱国的斗争。”谢文茹又说:“荒草坡在中国边境,以后,你可以自由地出入中国国境。”

杨保福一听到中国这几个字，头皮儿就有些发麻。他虽然没有表示出，谢文茹可看出来，他拍着杨保福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保福，你只管放心，让你到中国去，会给你创造条件的，你的安全，会有绝对的保障。”

这时候，带杨保福来的那个军官走了过来，拍着杨保福的肩膀说：“杨同志，好好干吧，用你们中国的一句话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”

这时候，进来一个兵，向那军官报告，说饭菜已备好。那军官说：“大家入席吧。”

这个宴会，是专门招待杨保福的。席间，那些越南人频频为杨保福祝酒。把个杨保福灌了个迷迷登登，象是要上天一般。

宴会之后，谢文茹、阮文立、黎文清、袁文竹还有杨保福五个人，直奔荒草坡联络站，在距荒草坡几里远的地方，有个边防连队。五个人来到这连队的时候，连长把他们接到屋里，大家歇脚喝水的时候，那连长对谢文茹说：“你们选路的报告，上边也发给了我们一份，我们看了，觉得你们选的路有问题。你们选的路，是由大丫口入中国国境，据我们哨所掌握的情况，中国的武警部队在那里巡逻的很严密，不容易过去。”

谢文茹说：“这条路是乔国华以前走过的。他入境有三条路，我们便确定了这条路。”

杨保福伸过脖子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谢文茹说：“上边要我们选一条进入中国的秘密通路。我们选了一条，从大丫口过境、顺北江河、到马坡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据我知道，狗跳岩那里有条秘密小路，没住中国军队。不过，我过来快一年了，不知有无变化。”

谢文茹问：“狗跳岩在哪里？”

杨保福说：“有地图吗？”

边防连长拿过一张地图，杨保福在地图上找了一阵，指着一处说：“这里就是狗跳岩，那地方山高林密。进去一二十人，巡逻队也不容易看到。”

谢文茹想想说：“杨同志，回头你写个计划，把这条路的情况都写清楚，比如，路经什么村庄，什么河，什么山。我们搞军事工作，一举一动都要有计划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行，做文墨差事，我不含糊。”

当下，大家在边防连歇了一阵，喝了些水，便又动身。下午来到了荒草坡。杨保福一瞅，这荒草坡真是破烂，只有几间破草屋。他们到了后，从屋里出来几个兵，热情地和他们拥抱握手。谢文茹指着那几个兵说：“这都是我们联络站的。”随后，谢文茹又把杨保福向那几个兵做了介绍。那几个兵听了，热情地向

杨保福握手。

杨保福就这样留在了荒草坡。杨保福到了荒草坡，头一件事儿，就是写那份“选路”报告。杨保福详细地写了狗跳岩的地形地貌以及沿途村庄的情况。写完了，交给了谢文茹。谢文茹又让黎文清翻译成越文。报告写好后，谢文茹对杨保福说：“杨同志，我们这个报告，还是纸上谈，究竟这条道上有无中国武警巡逻设卡，我们还不知道。为了把情况搞准确，需要实地侦察，但是别人又都不熟悉这条路，所以，杨同志……”

谢文茹下边的话没说，杨保福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，知道要让他去探路，有心不去吧，人家越南人要你何干？想到这里，只好硬着头皮说：“谢同志，我亲自走一趟吧。”

谢文茹一听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杨同志亲自走一趟，那真是太好不过了。我们派人护送你到边境。侦察清楚后，你马上就返回。”

当天晚上，谢文茹亲自带两个兵，护送杨保福到边界。几个人从荒草坡出发，走了约三四个钟头，天下起了雨，雨虽不大，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。四个人仍然冒雨前进。鸡叫的时候，到了一个叫黄羊洼的地方。这里已靠近中国边境。这工夫，也都走的累了，大家便坐下来休息。两个兵升火烤衣服。杨保福和谢文茹靠着树闭了会眼，打了个盹儿。慢慢的天就亮了，待朝雾退尽，绿水青山都清清楚楚地展在他们眼前的时候，谢文茹、杨保福一齐举起了望远镜向中国境内观察。但见中国境内，山峦起伏，满山遍野、郁郁葱葱。那山凹水田之内，男女耕作，一片兴旺的田园景象。二人看了一阵，又都坐了下来。大家吃了些压缩饼干、喝了些山泉水。之后，谢文茹说：“保福同志，我们护送你到这里，现在就回去，你进入中国后，怎么工作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回来时，就不要再走这路了，这里要埋上地雷。你从这儿向西南走，过了那个小山包，在那山脚下，有个独立家屋。那里有一老人，你右手举树枝去见他。他会把你带走的。”

杨保福一一记清之后，谢文茹和两个兵就回去了。只剩下了杨保福。杨保福也说不清为甚？他只觉得四周有枪口对着他，从脖子后头一股股地冒冷气。那颗心也怦怦地直跳。看看眼前的物件，谢文茹给他留下了一件雨衣，一把电筒，几包压缩饼干，30元人民币。杨保福坐在草丛之中，一直到天黑了，才出了洞，顺着荆棘埋住的小路，进入了中国境内，走了约摸2里多远，不知为什么，那两条腿直打颤，而且越走越害怕，杨保福心里暗道：我的爷，我要是被中国兵抓住，立时就得枪毙。中国这地方，我不能去。我呀，赶快退回。想着，他扭头就退了回来。一口气跑到

了黄羊洞。看看确已到了越南地界，那心这才慢慢地平了下来。杨保福又在树下呆了一天，一边熬着时候，一边在肚里编了词儿。编的什么词呢？杨保福自己在洞里做了番表演，他把一块石头当成谢文茹，另外几块石头当成阮文立、黎文清、袁文竹。他向这几个人敬了礼。礼毕，便正式汇报。他对石头说：“谢同志，你等走后，我立即动身到了中国境内，除了调查了这条进出中国的路线外，在杨柳寨，还见到了我的当家兄弟杨小龙，杨小龙说他愿意为越南政府办事，还打算对马坡县的民族上层杨玉君进行策反，杨玉君是杨小龙的亲叔父，也是我当家的叔父，他曾是苗家的土司。在苗家里很有影响，杨玉君如能策反成功，对我们进行事业的成功，作用太大了。因为策反不是一两天内能成之事，所以自己就回来进行汇报。”杨保福说完，伸出手去拍了拍石头，以示谢文茹同他握手，又转身拍了拍另外几块石头，也示与黎文清等几个人握手。这样，杨保福反复地表演了几遍，认为满意了，才算罢手。这时天已过午了，便收拾一下东西，离开了黄羊洞，按着谢文茹的交待，向西南方向走去，过了一个山包，到了山脚下，果然见到了一处独立家屋。杨保福便用右手举着树枝，来到了门前。这独立家屋的门虚掩着，杨保福上前轻敲了一下门，门开了，一个半老的妇人走了出来，老妇人干瘦干瘦的，穿着一身肥大的裤褂。赤着脚。杨保福自我介绍说：“老人家，我是荒草坡联络站的。请你把我送去吧。”

老妇人听了，也不问他，给他倒了碗水，杨保福喝了后，老妇人便拿了把砍柴刀，对杨保福说：“走吧。”说完，转身走了。杨保福便紧紧跟在老妇人身后。

杨保福跟着老妇人钻山林，穿山谷，走了半天，天快黑的时候，到了一个地方。这地方有几间草房，依山而建。老妇人来到房前，喊了声：“有人吗？”

话音刚落，从房里出来两个兵，亲热地跟老妇人打了个招呼。老妇人要杨保福在门前等候，她走了进去，工夫不大，老妇人出来了，她身后跟着一位40岁左右的军官。老妇人指着杨保福对那军官说：“就是他。”

军官看了看杨保福，转身同老妇人说了几句话。由于距离远点，军官说话的声音小了点，杨保福没有听清。老妇人说完话就走了。老妇人走后，那军官对杨保福说：“进屋吧。”

杨保福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就进了屋。那军官要杨保福坐在一个凳子上，而后问道：“请你把去中国的情况说一遍。”

杨保福眨眨巴眼说：“我，我是荒草坡联络站

的。”

军官说：“荒草坡联络站和我们是一码事。你说吧。”说完掏出一支烟就吸了起来。

杨保福无奈，只好把编好的瞎话说了一遍。待他说完，那军官又问：“还有什么说的吗？”

杨保福说：“没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那军官冲外边的人喊道：“来人那！拉出去毙了！”

军官这么一喊，“哗拉”进来几个兵，不由分说，七手八脚地将杨保福捆了起来，捆好后，拉着就往外走。这时候，杨保福可真急了，他喊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枪毙我，我要见谢文茹。我是越南人！”

那军官一扬手，几个兵停下来，那军官走到杨保福身边，凶狠地望着杨保福，而后“啪啪”左右开弓地打了几个耳光，直打得他顺嘴角流血。打完之后，那军官顺着眼说：“杨保福，你敢编瞎话骗我们？”

这时候，杨保福那心可就敲开了鼓啦。杨保福心说：“奶奶的，这些王八越南人派哨盯着我啦？不然怎么说我编瞎话骗他们？又一转念，我去中国害怕，他们去中国就不害怕了？说不定是诈唬我，我呀，死也不能改口，看他们怎么着。”想到这里，他把眼一闭，不说话了。

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杨保福这一招还真灵，那军官看杨保福这架势，又问了几句，见杨保福依然咬住根子不松嘴，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来人，快给杨同志打洗脸水。把好饭菜给杨同志端来。”

杨保福受到的这些惊吓，正是越南特务对他的考验，如果杨保福说了实话，说他只到中国境内停了停脚，编了段瞎话就回来了，越南的特务机构就要对他施加压力，还要重新关进监狱进行反省。直到真正地忠心为越南人服务为止。

当下，杨保福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之后，晚上十点来钟，来了辆吉普车，把他拉到荒草坡。吉普车到了荒草坡的时候，谢文茹等还没睡下。几个人热情地把杨保福让进了屋。一见谢文茹等人的面，杨保福象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，把那军官怎么打他，审问他的话说了一遍。谢文茹笑道：“保福，你受委屈了，也请你原谅，这是我们的规矩，任何一个要做我们这样工作的人，都要经过考验的，现在，你合格了。我们都要祝贺你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担任重要的工作。”

谢文茹说完，黎文清几个人都来祝贺他，拥抱他。黎文清说：“杨同志，现在，你才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人了。”

五、对中国边境民族上层策反

谢文茹要杨保福汇报一下情况，杨保福又把他在编的瞎话说了一遍。谢文茹听了杨保福的汇报，十分高兴地说：“保同志，你这次入境，很有成效，特别是动员杨小龙对其叔的策反，如果策反成功，那将对我们的工作起极大的推动作用，明天，你立即写个报告，把这次出境的情况都写明白，特别是策反杨玉君的事，要作为我们下步的工作重点。”

杨保福本来编的是假话，如今呢，弄假成真了，他只好硬着头皮写下了这情况。写好后，谢文茹又做了番修改，报告就送上去了。

报告送上去后，谢文茹就对杨保福又进行了新的训练。这天，谢文茹拿出了一张图，对杨保福说：“保福，你看看这图吧。”

杨保福接过图一看。不由地吸了口冷气。你道怎的？原来这是张特务组织的联络图。这张图画的是中国马坡县和其周围的地形。图上标着不少人名，杨保福粗数了一下，有四十几位。他一看这些人的名字，有多一半人他认识，有许多还很熟。比如上边标的乔元发，王玉甲等，都是他的朋友。杨保福说：“真日鬼，这些家伙们都是越南的情报特务。”这时候，谢文茹说话了：“保福，这些人是我们越南人的忠实朋友，都是乔国华这几年来之内惨淡经营的，如今，我们把与这些人的联络工作交给你，希望你完成好与这些人的联络工作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这些人中好多都是我的朋友。请放心好了，我只能完成的比他好。”

谢文茹很满意杨保福的回答。自此之后，杨保福便把这联络图上标明的特务的情况，一个个地熟记于心。

谢文茹将杨保福所写的“入境情况报告”上送之后，约摸20多天，报告批转下来，要他们立即对杨玉君策反，一定要争取把杨玉君策反成功。杨保福可以入境进行策反工作。谢文茹接了这个报告，立即拿给了杨保福。杨保福一看这报告，脑皮儿可就发麻了，心里这份悔呀就甭说了，暗暗地骂道：“杨保福呀杨保福，你不是烧香引鬼吗？你胡扯八道什么？你说要策反杨玉君，如今弄假成真了，要你入境，看你怎么办？”杨保福心里骂了自己一阵，可眼前的事推不了啦，只好强打笑脸说：“谢同志，即然上级这么重视我们的报告，我一定想法去完成任务。”

谢文茹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保同志，有你这话，任务一定会很好地完成的。”

当下，谢文茹便和杨保福一起，商定了一个策反杨玉君的方案。决定由杨保福入中国境内，直接与杨玉君接触。一番准备之后，杨保福二次入中国国境。

这一天，杨保福按照确定好的入境路线，只身来到了中国境内。进入国境之后，他不敢进村入寨，在一个山坡的树丛中，呆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整夜。为了防止蛇咬，他爬在了一棵大树上。光这么呆着也不行啊，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只好下了树，他决定到杨柳寨，去找杨小龙。他走走停停的，快鸡叫的时候，到了杨柳寨。杨保福知道寨子里差不多家家养狗，怕引起了狗叫，惊动了全寨人，没敢进去，而是躲在了距杨小龙家不远的水沟旁。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天光大亮了，杨保福还藏着不敢乱动。这时候，杨小龙到沟里洗菜，杨保福轻声喊了句：“小龙。”

杨小龙一看是杨保福，急急地朝四下看了看，见没有人，忙压低了嗓门儿问：“你啥时候来的？”

杨保福说：“夜里就到寨子了。”

杨小龙说：“怎么不回家呢？”

杨保福说：“不见你的面不敢进呀。”

杨小龙说：“趁这会儿没人，快走吧。”

当下，杨保福象黄鼠狼一样的进了杨小龙的家。杨小龙媳妇“鲫鱼儿鱼”刚刚起床，一手提着裤子一手端着尿盆子，她一见杨保福，也是一惊，说：“保福，公安局正四处撒帖子拿你，你怎么还敢进来，只要抓住你，非给你‘黑枣’吃不可。”

杨保福哼了一声说：“他们要把我抓住了，不就没事儿干了么？有我在，他们就睡不了安稳觉。”

坐下之后，杨小龙说：“保福，你在外边做甚了？”

杨保福说：“越南人对我不错，给了我个团级干部，每月还有一把哗哗响的大票子，整日也是吃香的喝辣的。我这次来，就是给你们送财神了，那些好日子，不能光我一个人过呀，我好了，也不能忘记你们。”

鲫鱼儿鱼说：“什么财神哪？”

杨保福笑笑说：“这个财神爷可了不得，伸手就有钱。”

杨小龙听到钱字心窝里就痒痒，就想到那赌场，他急不可耐地问道：“保福，你说的这财神在哪儿呀？”

鲫鱼儿鱼说：“保福，你就快点儿说罢。”

杨保福把身子往两人跟前凑了凑，压低嗓门儿说：“你们给越南人办事，越南人就把票子送给你们。”

鲫鱼儿鱼一伸舌头，“那要让派出所抓住了，要进大狱的。”

杨保福一撇嘴说：“干什么非要让他们抓住呢？”

他们有脑袋，我们不也有脑袋吗？他们那脑袋也不比我们的脑袋多根弦么。”停了下又说：“就你们，凭着汗珠子落地掉八瓣儿的干，一辈子也甭想发财。”

杨小龙说：“保福大哥，照你这么讲，发财挺容易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别忘了，啥年月都是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”杨保福又悄悄对杨小龙和鲫鱼儿鱼说：“你们俩个要是能把杨玉君给策反过去，越南人少说也给你们个营长干干，可比这种地强多了。杨玉君要过去了，也得在省里做个事儿，准比在国内气儿粗。”

杨保福这一番话，说的杨小龙两口子都不说话了，杨保福见这两口子动了心，说：“杨玉君怎么样，能够给越南人办事吗？”

杨小龙说：“我叔这人，顶没骨头啦，早些年，让人家整的他吐屎，如今，在县委里给了他个委员做，就足的他不知姓甚了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玉君叔这人我清楚，论辈儿排，我和他还是没出五服的本家。还要管他叫叔。这许多年，共产党可给了他点好罪儿受。1950年，他组织咱们苗家暴动反共产党，共产党足足地关了他两年。那时候，政府差点儿没枪毙他，因为他是土司，苗家上层，怕毙了他惹起苗家的动乱，还是把他放了。可这么多年，左一个运动，右一个运动的，没让他好受过，如今，共产党虽说给他安了个政协委员，那不过给他个甜枣核嘛。这枣儿核，他嚼着也没多劲。”

杨小龙说：“你说的也对，我叔这人我了解，他从来跟共产党也没一个心儿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我想写封信，约他见个面儿。跟他谈一谈，越南人对他抱的希望很大。他要能给越南人办事，对我们苗家也有很大影响。”

杨小龙想想说：“你写吧，我把信给他送去，说不定老东西听到越南人给他官做就动心呢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他不会把我出卖吧。”

杨小龙说：“不会的，虎毒还不吃子呢，你和他毕竟是一个杨，还是他的小辈儿，他要是卖出了你，到了阴间，祖宗也不会答应他的。”

杨小龙这么一说，杨保福点了点头，便叫鲫鱼儿鱼拿来纸笔。可怜，这屋里真少这玩艺儿，好歹的总算找了一小块纸和半截铅笔头儿，杨保福便提笔写道：“杨叔，有要事要与你商量，希望能够见你一面。”随后，写了“敬礼”两个字。又对小龙说：“不写落款了，你告诉他我写的就是了。”

杨小龙说：“我明白。”说着把信收好。又对杨保福说：“大哥，你就住在我家吧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不，我还是住到山上吧，那里保险。每天，你们给我送点饭就行了。”说完，拿出了30元

钱，递给鲫鱼儿鱼说：“这钱你们先花着，要是把杨玉君策反成功了，你们马上就成财主。”

鲫鱼儿鱼把钱装了起来，说：“大哥，你到山上，住在哪里呢？”

杨保福说：“我就住在狗跳岩的那棵榕树上。”

鲫鱼儿鱼说：“大哥，你就住家里吧，家里汤汤水水的吃起来也方便。住家里没事儿。”

杨保福说：“还是住在山上吧，小心没亏吃。”

当下，杨保福在杨小龙家里躲了一个白天之后，便上了后山。

杨小龙拿着杨保福写的条子，来到了马坡县城，在一条街的一个胡同里，找到了叔父杨玉君。杨玉君原本是花苗的土司。苗族是个统称，在那苗族之内，分有花苗、白苗、青苗、素苗、红苗、红头苗、汉苗等名称。解放初的时候，这杨玉君曾煽动一起不明真象的花苗进行叛乱。后因为很快地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受降条件，没有造成多大的恶果。杨玉君只被政府判了两年刑。以后呢？自然是各种运动都少不了他。按他的话说，是“老运动员”了。党的三中全会之后，统战政策得以落实，杨玉君被选为政协委员。这样，他心里还略觉宽慰了许多。

这一天，杨玉君正在家中闲坐，杨小龙推门进了屋。杨玉君一见杨小龙，说：“小龙，你来了？”

杨小龙和杨玉君的关系不算太好。特别是杨小龙爱耍钱，杨玉君就更看不上了，虽然看不上，可他毕竟是长辈、是叔，而杨小龙嘴巴又甜，所以，杨小龙每次来，杨玉君总要见见他。杨小龙取过了一支烟，吸着后，说：“叔，我给你带来了一封信。”

杨玉君抬了抬眼皮说：“什么信？”

“当然是好信了。”说着，便把杨保福写的信给了他。

杨玉君接过信，戴上花镜，看了看说：“这是谁写的？”

杨小龙说：“杨保福。”

杨玉君当时一愣说：“杨保福不是被通缉的罪犯么？”

杨小龙说：“他现在可是了不得了，小小子穿大褂儿，抖起来了。越南人给了他个官儿做，是团长哩。杨保福说，你要是过去，越南人会给你更大的官儿做。他如今到了境内，要跟你谈谈过去后封官的事。”

杨玉君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告诉保福，就说我人老了，已无意于功名，让他走吧。”

杨小龙说：“叔，既然保福想着你，越南人又那么器重你，怎么你也要见他一面吧。不然，太不够意思了。”

杨玉君想了想说：“见他也可以，不过不能到我